

以深心念佛，脩持淨戒故，此等聞得佛，大喜充滿身，佛知波心行，故為說大乘。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邀請您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是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發行至今已進入第二十五期，發行量已達兩萬份，面對日益增加的印刷費和郵資，我們竭誠邀請您定期發心贊助，送一份法喜到人間，滋潤渴望佛法的心靈，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啟

香日光壯嚴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四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第 25 期

Glorious Buddhism

發行人：釋 德 明
編輯：釋 德 明
發行所：香光莊嚴雜誌社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60406
內埔村溪州49-1號7
電話：(05)2541267
郵政劃撥：03308694
Buddhist Institute
Hsiang Kuang Convent
49-1 Hengsha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印刷：弘國印刷廠
地址：嘉義市三民路743號

提昇生活品質

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

舉辦環保、親職講座

【本刊訊】嘉義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為響應環保運動及提昇家庭生活品質，於元月二十日及三月九日分別舉辦環保講座及親職講座。

元月二十日的環保講座，邀請嘉義市環保局郭慶興與清潔隊長陳燦榮，簡介垃圾分類等常識。主題為大眾介紹，如何將垃圾分類、處理、回收，進而達到環境的保護。隨後，與會者則提出大環境的社會人士，宗廢棄物的處理，再生紙的推廣及消費者以菜籃、紙袋、配合宣導推廣。郭慶興與陳燦榮，如何避免第二次，取代塑膠製品等課，基金會的總幹事，如何避免第二次，取代塑膠製品等課，基金會的總幹事，如何避免第二次，取代塑膠製品等課，基金會的總幹事。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為使學僧對大乘佛教後期的弘傳狀況有所了解，並進一步認識目前台灣所盛行的密教，特別邀請中華佛教研究所教授陳玉蛟居士，於二月六、七兩日蒞院講學，內容主要是以呂徵所著之「西藏佛學原論」為依據。

【本刊訊】由正法輪佛學聯誼會舉辦的「大陸佛學院參訪團」，在團長惠空法師的引領下，於二月九日啟程前往中國大陸，展開為期十五天的參訪活動，成員計有：圓光佛學院院長法師；佛光山依慶、慧傳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見寬、見寬、自陀山、居士林、龍華寺等二十一座寺院，並與閩南佛學院、萬石蓮尼眾佛學院、廣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四位女青年發心受戒

【本刊訊】四位女青年在經過為期數月至半年，嚴格的行者考核期後發心出家，決志終身奉獻，依止悟下因法師為尼和向，加入香光尼眾團踐履佛陀教育的行列中。

四位女青年分別是：(一)見智沙彌尼，現年二十九歲，博士班肄業。

(二)自惠沙彌尼，現年二十七歲，師專畢業。

(三)見可沙彌尼，現年二十七歲，大學畢業。

(四)自正沙彌尼，現年二十二歲，商專畢業。

四位沙彌尼所歷的行者考核期，一方面是在幫助他們，在未進入僧團前，作一身心調適，以為抉擇是否發心出家的依據；另一方面也是幫助尼眾團法師進行檢核，考慮是否接受他們圓頂。通過嚴格的考驗後出家的四位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西藏佛學初探

學講院蒞士居蛟玉陳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為使學僧對大乘佛教後期的弘傳狀況有所了解，並進一步認識目前台灣所盛行的密教，特別邀請中華佛教研究所教授陳玉蛟居士，於二月六、七兩日蒞院講學，內容主要是以呂徵所著之「西藏佛學原論」為依據。

陳居士分別從一、印度、西藏佛教分段簡史，二、西藏佛學的淵源，三、西藏佛學之傳播

【本刊訊】由正法輪佛學聯誼會舉辦的「大陸佛學院參訪團」，在團長惠空法師的引領下，於二月九日啟程前往中國大陸，展開為期十五天的參訪活動，成員計有：圓光佛學院院長法師；佛光山依慶、慧傳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見寬、見寬、自陀山、居士林、龍華寺等二十一座寺院，並與閩南佛學院、萬石蓮尼眾佛學院、廣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參訪大陸佛學院

促進兩岸僧青年交流

【本刊訊】由正法輪佛學聯誼會舉辦的「大陸佛學院參訪團」，在團長惠空法師的引領下，於二月九日啟程前往中國大陸，展開為期十五天的參訪活動，成員計有：圓光佛學院院長法師；佛光山依慶、慧傳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見寬、見寬、自陀山、居士林、龍華寺等二十一座寺院，並與閩南佛學院、萬石蓮尼眾佛學院、廣

此次參訪的主要目的是：一、了解大陸佛教教育之現況。二、了解大陸僧青年之心靈與需要。三、兩岸佛教青年之交流溝通。在閩南佛學院方興教授的陪同下，該團前往福建、江蘇、浙江、河北四省，拜訪了南普陀寺、廣化寺、法海寺、普陀山、居士林、龍華寺等二十一座寺院，並與閩南佛學院、萬石蓮尼眾佛學院、廣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本刊訊】國曆元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慶喜的日子，沙彌尼，不但對於

誠邀淨資 莊嚴梵宇

高塔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現已邁入第三期大規模裝修工程，費用尚需五千萬台幣之鉅，敬請十方大德，廣施淨資，共同莊嚴佛菩薩的殿堂！

- 發心項目：
- 一、佛龕、佛桌：每份功德金一萬元。
 - 二、法蘭岩：每坪二萬元。
 - 三、花輪輪軸：每份功德金三萬元。
 - 四、蓮花藻井：每份功德金五萬元。
 - 五、須彌座：每座十萬元。
- 郵撥帳號：四〇八〇二七〇九
紫竹林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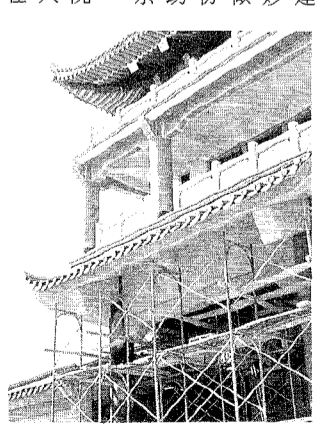
參仟元整：曾桂香、楊政雄
貳仟元整：柯五男、江多枝、黃年、董淑蓮、蔡嘉春、趙淑卿、蔡宜軒、蔡淨薇、壹仟貳佰元整：林可平、林金治、林冠榮、郭妙倫、壹仟元整：郭妙倫

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工程

進入裝修階段

【本刊訊】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的硬體工程，自七十六年四月開工至今已進入裝修階段，預計在八十年底全部竣工。

目前精舍的建築以大殿、中庭裝修為主，工程包括：象徵佛法永續的「法輪」，呈顯法華經義的「蓮花藻井」，表達十方諸佛



紫竹林精舍寶殿建築工程，目前正積極進行裝修工程，預計在八十年底全部竣工。

財團法人嘉義市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

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

- 壹、宗旨：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嘉義市優秀學生努力向學，特定本辦法。
- 貳、申請對象：凡設籍嘉義市六個月以上，就讀國中、高中者。
- 參、申請資格：1. 國中組：七十九年度第一學期德育80分以上，智育75分以上，體、群、美、勞70分以上。
2. 高中組：七十九年度第一學期學業總平均分75分以上，操行成績甲等以上(或80分以上)軍訓、體育成績70分以上。
3. 持有殘障證明書者，體育成績60分以上即可。
- 肆、獎勵名額及金額：
1. 名額：每組各10名(申請期限內以成績優先錄取)
2. 金額：國中一〇〇〇元
 高中二〇〇〇元
- 伍、申請期限：民國八十年三月十五日至三月卅一日。
- 陸、申請手續：檢齊下列各項證件，於規定期限內直接函寄本會：嘉義市文化路八二〇號
1. 已填妥資料之申請書一份(表式請至本會索取)
2. 前學期成績證明書。
3. 申請學生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一份。
4. 讀書心得一篇(有益身心之優良課外讀物皆可)六百字以上。
- 柒、錄取名單公佈日期：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五日

● 歌之泉湧 ●



· 環島佈教，奉獻教界（民國47年）

（上承第二版）
因東山寺籌備佛學院事宜，而與天乙法師熟識的明復法師也說：「天乙法師從圓融法師那兒，學到最大的優點是丈夫氣概和做事嚴格。」

出家人的事
由出家人管

在她擔任東山寺監院時，處理人眾事務相當嚴格，有人不堪忍受，竟向當時東山寺的大護法唐榮訴苦。引來唐榮以退出護法名單作為要脅，而干涉寺務，天乙法師堅持「出家人的事，應由出家人自己來處理……」最後唐榮果自願護法中退出。圓融法師選因此親往各善信家托鉢化緣，以穩定僧眾道糧、信眾信心。東山寺後來能穩定發展，「由出家人管理寺務」是個重要的基礎。

「出家人的事，由出家人自己處理」也是天乙法師後來住持道場的信念。
她一生中住持過四個道場——嘉義半天岩紫雲寺、彰化白雲寺、高雄興隆淨寺、台北圓通學苑，以一個比丘尼同時住持四個純女眾道場，從當時的佛教界來看

，可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在剛晉山興隆淨寺擔任住持時，她首先整頓的也是寺院管理上的僧俗關係。三十年前的興隆淨寺，是由在家人組成的寺廟委員會管理，常任僧眾迎供佛的香油、香錢都要向寺廟委員支領。神化、迷信的氣氛瀰漫，不但僧人無法主持寺務，甚至僧俗關係的情況概然可見。法師一上任後，即努力從中斡旋，一再向委員們申明：「佛門中的一切事務，須由佛門中的人來處理，居士是護法立場，終於使得興隆淨寺的管理走上軌道。」

天乙法師做事嚴格表現在她要求精確、公私分明的行事上，不論公文、信件、帳目都是親親處理（四個道場皆是如此），尤其對於信施的供養更是細絲分明，最常告誡弟子的是——明因果。譬如對人們納骨、供養佛的金錢，天乙法師主張「悉數用於佛寺建築，不得移作他用」，因骨灰入塔，後世僧眾都須盡照顧、管理和奉祀的責任，「納骨錢」專用作寺院建築，是將這一筆經費轉作公共建設，現前未來的僧眾皆可運用，不致形成出家人「吃骨灰」錯置因果，而招人譏嫌。

勤儉惜福，熱腸心切

洪瓊珠對於天乙法師辨明因果、公私分明的風格，也有著很深的印象。當年洪瓊珠和先生生意失敗時，曾到寺裡拜訪天乙法師，法師對其生活潦倒的妹妹說：「寺裡的一切東西都是三寶物，在這裡可以用，但不可以佔為私有帶走！」洪瓊珠頭疼，法師遞給她一罐萬金油，「這罐萬金油，讓我帶回去用！」洪瓊珠央求她說。天乙法師立即嚴色地說：「不可以！這是十方信施拿來布施供養三寶的，讓你擦；但不能給你！」
洪瓊珠從天乙法師嚴肅的表情中，明白這位出家多年的大姊，縱使是對於一罐小小的萬金油，也謹慎小心地重因果、不苟且，不知不覺中對三寶生起了敬信。

天乙法師做事嚴謹，也不斷以身、語、意教導弟子。身為紫雲寺監院多年的天乙法師說：「師父教人領執事，需要培養謙下心、耐心，寺務要集大眾共同商討決議，這個教誨令我受用無窮。」天乙法師也默默地傳遞一份「要認真，修學才能有所得」的信念，譬如當她住持半天岩紫雲寺時，因寺眾日增，必須增建寮房，工程一面進行著，法師對弟子們的訓勉並不因而鬆懈：「享福很快，培福不易！」無時不忘提醒出家人應有的心行。

對於弟子她如此諄諄教誨，一面也身體力行，他認為出家人修行、弘化都必須有福報做助緣，而福報是由日常生活一點一滴累積而成，她讓所有物品發揮最大的功用，一師父的床頭都搭有塑膠繩，那是她平時一小段、一小段結起來備用的。」心達法師說。在向白聖法師拜年時，她也曾為了節省六元的計程車費，從十普寺走路回圓通學苑；用「電火布」黏補破手套；補了又補的衣服捨不得丟，「這可以留在山上穿，下山時再穿好的衣服。」



· 勤儉惜福，居於簡樸丈室

她這樣告訴侍者。
而在半天岩西廂寧靜的丈室裡，勤儉惜福的痕跡仍不時可尋。乙純法師翻出了天乙法師生前的剪貼資料，一本本都是用別人寄給她的信件、包裹的牛皮紙袋剪接而成，皺不成形的紙張在她圓寂十一年後訴說著法師惜物、惜福的美德。

於自己的生活，天乙法師克勤克儉，一針一毫也不浪費，但是遇到別人有所求助時，她定毫無吝色慷慨解囊。明復法師回憶天乙法師的古道熱腸時說：「我編輯的第一本書『太虛大師選集』與『中國佛教年譜』出版後，曾去找天乙法師幫忙推銷三百本，沒想到她非常慷慨、乾脆，一口氣就答應五百本。」天乙法師不只是對女眾有貢獻，她對四眾弟子的經濟、困難都很照顧。例如明常法師生病，她便介紹他到洪外科（天乙法師的哥哥所開）看病……
當天乙法師被聘請至半天岩駐錫時，整座紫雲寺只剩下二十五元，寺裡既無電燈，廁所也還是拿糞臨時充當的，天乙法師到任之後即積極申請用電，在明一與明戒法師的輔助下，不但寺裡有了電燈，也造福附近的人家，使他們遠離黑暗。
五十年代，半天岩的交通尚不便利，村裡的孩童要走很長一段路去上學，有的甚至要上好幾個小時翻過山頭才能到達學校，法師見了不忍，提出辦學計劃，希望辦學校提供附近兒童就讀，後因購地不著，而使得這項興學計劃胎死腹中。

講「沙彌律儀」、「勤發菩提心文」、「比丘尼戒」、「楞嚴經」。在弟子們的記憶中，法師每講完一段「勤發菩提心文」時，總會說：「發菩提心，是要行者立定修學、弘法的目標，如提衣挈領一般……」然後挨次地問大家：「讀過這一段，你要如何踐行呢？」
而對於識字不多，面對經文總需苦思良久的弟子，法師常說：「沒多少字！沒多少字！你只要明白佛陀就是要我們……」當弟子們對楞嚴經中所談種種「都攝六根」的法門感到不明白時，法師總能善巧地說：「我來說個公案給大家聽……」。乙純法師眯起眼睛回憶著，似乎當年師父所說的公案就浮現在眼前時：「有位老禪師一天晚上講開示說：『奇不意地喊道：『抓賊！抓賊！』』座中的弟子聞訊慌忙離座，不一會兒工夫已備妥了棍棒，衝到殿堂外，找那個賊兒，此時只見老禪師哈哈大笑問大家：『賊兒是那個？賊兒是那個？』』
「聽完公案，大家還在沈思中，師父提醒大家：『聽了之後要踐行，否則如同瞎人吃刺的甘蔗渣，你又如何知道甘蔗的甘美呢？』』要了生死，不能只吃前人剩下的東西，只有老實去踐行，才能真正體會到祖師們在說什麼？佛陀在說什麼？」
午后，站在紫雲寺的老樹下，俯瞰遼闊的嘉義市景，寺後的小丘儼然成爲一座安穩的靠背，在這裡天乙法師會對弟子們說起在半天岩創設女眾叢林的願望，他說：「在這兒除了辦學院，還要

建女眾十方叢林的願望



· 從實務操作傳修行理念

民國	年歲	生平	紀要
13	1歲	十一月十六日生於台灣省鳳山市。	
30	18歲	畢業於省立屏東高級女校。	
35	23歲	畢業於日本東京昭和大學文科。	
37	25歲	投屏東東山寺圓融法師剃染。	
41	29歲	受戒於台南大仙寺，任沙彌尼首，時開堂和尙爲白聖法師，此爲台灣光復後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	
42	30歲	應聘任獅頭山元光寺戒壇引贊師，學習國語並爲戒堂翻譯。	
43	31歲	至汐止親近慈航法師，就讀於靜修院研究班研楞嚴經。妹妹洪碧珠讀初級班。	
44	32歲	慈航法師圓寂，離開靜修院隨白聖法師至寶明寺結夏安居，洪碧珠同行，安居後亦於寶明寺出家，法號明一。	
45	33歲	於十普寺戒壇任引贊師，隨後至海會寺結夏安居，聽白聖法師講楞嚴經、梵網經、四分比丘戒本。元月參加火山碧雲寺千佛護國戒壇任引贊師。四月參加台北觀音山凌雲寺本圓長老圓寂十週年紀念傳戒大典任引贊師。	
46	34歲	應明戒法師之請於朴子高明寺打佛七，講經一星期。應心化法師禮請至半天岩紫雲寺晉山任住持。	
47	35歲	參加中國佛教會及台灣省分會合組之弘法視導團，作環島巡察。	
50	38歲	任興隆寺住持。續任紫雲寺住持。	
51	39歲	於豐原接受臨濟宗四十二世法，爲白聖法師來台首次傳法。	
52	40歲	任圓通學苑住持，負責管理、興建事宜。	
53	41歲	任彰化市白雲寺住持。	
55	43歲	嘉義半天岩紫雲寺重修大雄寶殿，佛相開光。	
59	47歲	澎湖馬公鎮潮音寺大殿落成弘傳在家菩薩戒法會任引贊師。	
62	50歲	嘉義天龍寺創寺五十週年啓建在家菩薩戒傳授法會任引贊師。	
64	52歲	台北圓山臨濟寺三壇大戒任尼戒和尙。	
65	53歲	台北縣樹林鎮山住萬壽山吉祥寺舉辦護國千佛大戒會，任大引贊師。	
69	57歲	大崗山龍湖庵護國千佛大戒任尼戒和尙兼開堂和尙。 正月廿八日圓寂於台北，僧臘三十三，戒臘二十八，法臘十九。遺體荼毘後由嘉義紫雲寺接迎靈骨回半天岩。	

(上承第三版)

建一座塔，讓圓通學苑等其他道場的法師，都能有個安養的處所，也可提供附近村民納骨。」雖然有著白聖法師的期望——女眾僧伽由女眾來領導，樹立尼眾的新形象。

樹立尼眾新形象



願心的林叢眾女建創抱懷，儀威尼具。

後，歷任火山碧雲寺、觀音山凌雲禪寺、十普寺等傳戒會引贊師，更分別於民國六十二年臨濟寺戒壇，六十五年大崗山龍湖庵戒壇，擔任尼戒和尚，直至她於六十九年圓寂前，共參與了十餘次戒壇慶會，或傳戒或說戒，襄助白聖法師共同推廣傳戒活動，也曾參加五、六次的結夏安居學戒、持戒、化導齋堂、尼寺的僧侶，持守如來淨戒，除去日本佛教

而有所毀謗。身為弟子的乙純法師提到這點時說：「師父時常強調僧團為推動法輪的根本，由出家比丘、比丘尼組成也，比丘尼於大僧中應依佛制持守『八敬法』，師父每回參與結夏安居，圓滿時即離去，決不逗留，也不單獨與男眾法師共事、洽談公務，他充分踐行此一信念。」曾任侍者的心達法師也說：「每逢過年拜年，但她不會一人前往，我便會經陪伴師父前往拜年。」

在戒場中與她共事多年的明復法師也曾說：「天乙法師連走路來都很有威儀，具足大丈夫相。」外表威儀如此，在生活中的細行更是一位不馬虎，曾隨侍多年的心達法師說了一個她終生受用的故事：

「師父生前身體就一直不好，入院治療了幾次。有次住醫院打點滴，必須陪著她上廁所。我一手攙著師父，一隻手拿瓶子，一忙就連腳帶鞋踩到浴室裡去，師父看到即大罵：『怎麼可以把手鞋踩到浴室裡！你不知道鞋子上有多少細菌嗎？如果別人要用浴缸，豈不害人啊！』」

「尼眾由尼眾自己來領導」一直是天乙法師的理想，為尼眾僧格奠下良好的基礎更是她終其一生的努力目標。這個理想在每年的戒場裡找到了下手處，於是天乙法師將在四個道場停留以外的時間全交給了出家發心受戒的新菩薩們。

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省首度於台南大仙寺傳授三壇大戒，由於是光復以來第一次傳授，戒壇中出現了「三代一戒受」的特殊景觀——圓融法師、天乙法師、乙純法師同期受戒，一時傳為美談。經過這次傳戒之後，台灣佛教僧侶在服裝威儀、規矩禮節以及對戒法的尊重都奠下了基礎。

天乙法師在戒期中擔任首任的沙彌尼首，因表現十分優異，受到開堂和尚白聖法師的拔擢，在第二屆戒壇上即擔任首任引贊師負責引導尼眾，是「尼眾由尼眾領導」的開端，自此以後，求戒尼眾的威儀舉止及生活上一切事宜，皆由尼眾法師指導，至今不輟。

天乙法師除任引贊師外，更利用閒暇的時間勤練國語，在戒壇上傳譯比丘尼戒，在當沙彌尼首時，她尚不會說國語呢！自此之後，歷任火山碧雲寺、觀音山凌雲禪寺、十普寺等傳戒會引贊師，更分別於民國六十二年臨濟寺戒壇，六十五年大崗山龍湖庵戒壇，擔任尼戒和尚，直至她於六十九年圓寂前，共參與了十餘次戒壇慶會，或傳戒或說戒，襄助白聖法師共同推廣傳戒活動，也曾參加五、六次的結夏安居學戒、持戒、化導齋堂、尼寺的僧侶，持守如來淨戒，除去日本佛教

草食、娶妻的遺風。在嘉義半山岩紫雲寺亦曾先後三次結夏，高雄隆隆寺則首見半月半月誦戒，這在民國五十年代，戒法尚未嚴謹的台灣佛教界是相當罕見的。

在戒壇上擔任引贊師、教導尼眾生活威儀、任尼戒和尚教授比丘尼戒，天乙法師最當痛斥的是比丘尼犯戒人愛憐的女眾形態。她認為比丘尼應自強，當學女中丈夫。她說：「當一個出家人應有出家人的模樣，否則就像猴子穿西裝，還是猴子。」一位弟子回憶說：「當師父看到尼眾露現女眾嬌媚習氣時，就會嚴厲喝責，不留情面。」

在男女眾的份際上，天乙法師更是耳提面命地告誡著：「出家第一要務是——守戒嚴格。男眾的事女眾不要管，不要以為只有乾柴近不得烈火，就是濕柴，親近久了也會被烘乾。凡夫心煩惱未斷，是不容易掌握的！」一位親近她十多年的在家弟子表示：「師父在圓寂前半年曾告誡我說：『若師父走了不在世時，你要追隨那一位師父修學都可以，但是定要切記——女眾要皈依女眾師父修學。』」

任戒師期間曾有人認為女眾隨總覺得師父嚴肅了點，令人有些害怕！

其實，當時熟識天乙法師的大德們多習慣於她在不知不覺中展現的威嚴，第一次接觸法師的人往往只看到她的威儀舉止，便生欽仰或畏敬的心，因此忽略她細心、溫和、關愛的一面。

乙純法師回憶在紫雲寺時，天乙法師若見弟子課誦缺席，必然殷殷關切，親自到寮房詢問：「為什麼沒參加共修？是作務疲勞，還是生病了？是否需要就醫？」另一位弟子心鏡法師也回憶在戒壇時，她受完戒要回寺時，天乙法師特別把信眾供養的一盆餅交給她當作「伴禮」帶回寺裡與師兄弟共享。多年後心鏡法師仍然感念師父對這個不諳人情事故弟子的關愛。

對於教界長老德大，天乙法師更足以尊重法而禮敬之。逢年過節也都打電話或親帶禮品前往祝賀。圓通學苑每年正月十九日法會，她提前在十七、八日到台北水梨、蘋果供養白聖法師。凡有信施供養，她也都不忘轉轉供養教界長老德大。

見如法師在哀悼天乙法師的文章中如此寫道：「天乙法師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她雖為女身，可是有大丈夫氣概，能辦事，懂人情，會作人，會說話，有眼光，有理想，而且樂於幫助別人。最難能可貴的是嚴持戒律、尊師重道，尤其弘揚佛法，續佛慧命的事業，若有藉重於她，無不勇於承當。」

天乙法師的作為打破了以往尼眾消極、遁世、依賴的刻板面貌，代之而起的是尼眾亦具有丈夫氣概、辦事嚴謹、持戒精嚴、熱腸心切的形象。

民國六十九年，天乙法師如往常般，正月十七日就到圓通學苑準備參加十九日的法會，不料十七日那天吃了一些芭樂後竟嘔吐不已。一連三天，弟子們勸她就醫，她堅持著「學苑正在辦法會，人手不足」，正月二十日

永遠活在記憶中的天乙法師

天乙法師圓寂十一週年紀念專刊(四)

編輯組

● 白聖法師未了的志願

天一人，除了住持四處道場之外，每次都參加傳授三壇大戒或為引贊師，領導尼眾講戒、持戒，結夏安居，很少間斷。尤其對她門下弟子管教甚嚴，如讓她假以天年，將來在尼眾中亦可另樹一幟，因未了的佛教，尼眾仍要居於多數。不幸她五十幾歲與世長辭，要想再找她那樣有基礎的尼眾，實在不可多得。我在她圓寂後每次做紀念佛事時，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老是想著她還年輕……能把她自己的幾件計劃完成了，再去西方也不遲。比如：(1)協助我創辦老人院……(2)圓通學苑的房地尚只購買了一半，計劃新建

● 明戒法師就是來自好家庭才要出家

有一天，一位大陸藉法師問：「你們二位姊妹(包括其妹明一法師)有這麼好的家庭為何要出家？」法師便回答：「就是好家庭才要出家。」

● 林淑妹她是個公私分明的人

師父是個公私分明的人，她對事理分得很清楚，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若是公的話，私人的感情來還是照算的，她常跟我說：「要依法不依人」。若你有困難找她，她都會全力很熱心地幫忙，師父是個很慈悲的人。(續見第六版)

● 見如法師發心成就女眾

天乙法師發心成就女眾，創一個叢林：曾對我談及，只要她創叢林，絕不惹沒飯吃，佛事不去應付，都沒關係，照樣可以維持，她說：「只要老法師肯慈悲教導他們，一切都不成問題……」天乙師說的話

● 悟誠法師常鼓勵並資助僧尼繼續求學

的世界，距離出家的日子，她在佛門中貢獻了三十三年的生命，全心全意地將一萬多個日子付諸尼眾戒行的教導上。

永遠活在歷史中

不用再如從前南北奔波了！天乙法師建女眾十方叢林的願望留在半山岩的老樹下；高壯的身影、爽朗的笑聲、嚴厲的喝斥聲則留在戒壇上。

張曼清居士是追悼會上最後一位離開的人，他對著致謝答辭的悟因法師黯然地說：「我和你師父前半年曾討論過辦教育的事，希望以招考研究員的方式來辦佛教研究所，可憐她這麼早就走了

我，我是辦不起来了！」對於天乙法師的早逝，明復法師追憶說：「台灣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女眾多，天乙法師走了，實在是一大損失，延緩了教界進步。」

如果天乙法師至今還在，這個進步會是什麼樣子呢？雖然沒有人知道，但無疑地，她與台灣佛教一起走過了孱弱的嬰兒期，孜孜地護衛著尼眾的成長，為後代的比丘尼帶動一股研究尼戒的意識。最重要的是，她領導著比丘尼，整頓了生活理念，創造新的形象，再度向教界與社會大眾證明：出家不是逃避飢餓與貧窮，重新拾回尼眾的自信與自尊。

在歷史的方位中，她已有了座標。

最後的惦念

民國六十九年，天乙法師如往常般，正月十七日就到圓通學苑準備參加十九日的法會，不料十七日那天吃了一些芭樂後竟嘔吐不已。一連三天，弟子們勸她就醫，她堅持著「學苑正在辦法會，人手不足」，正月二十日

民國六十九年正月廿八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先師「天乙上人」圓寂。匆匆一載消逝，回憶起上人圓寂後的那段日子，悲愴的情懷久久不能拂去！

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我向前一跨，只聽到她說：「就這樣過來了！」

記得上人圓寂前的一個月，我為了籌備香光寺的晉山典禮和開辦佛學院的種種事宜，曾到高雄興隆寺請示上人。那天，他顯得相當嚴肅，很少說話，默默聽完我的報告之後，只簡短地說：「

天乙法師圓寂十一週年紀念專刊(二)

十一載追憶先師

悟因

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晉山典禮由白公老人親自主持送位，晉山之後，緊接著香光尼眾佛學院正式開學。

儘管學僧人數不多，但是安排課程、討論教學內容、調派行政人員等工作都得一設想週全，尤其在教師的聘請上，交通不便更是最大的困難。

第一位蒞臨講學的是聖嚴法師，有幾位徒眾隨行而來，前後八天，法師為大眾講解原人論、開藏指導。上課期間，我曾北上中心診所探望上人。

課程結束後，聖嚴法師回台北，而隨行的徒眾便留了下來。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

的星期五，心志法師與我陪著他們到「觀音瀑布」爬山踏青。午時剛過，我驟然感到疲憊不堪，雙腳不聽使喚，只得商請他們自己上山，獨自在山徑旁的涼亭歇息。恍惚間，夢見自己站在一個小洲邊，面前一片激流，水勢湍急，我正思索著如何跨過這片激流，上人熟悉的身影赫然出現眼前，她雙手緊拉著我的右手臂，向前一跨，只聽到她說：「就這樣過來了！」一個跟蹤我醒過來了！

她擔任我們的大引贊師父，身材高壯，氣宇軒昂，目光炯炯，舉止中煥發出尼中豪傑的氣勢。

民國五十二年是我人生的轉捩點，那年我自中國佛教三藏佛學院畢業，年底時我住進興隆寺親近上人，一住就是十多年，能有這段十多年的師徒之緣，是源於對上人的一份欽仰孺慕之心。

在我就讀三藏佛學院時，院長白公老人經常在課堂上

時，最早站在大殿中等候新戒的，除了白公老人外，總是先看到上人莊嚴凜然的風格、自在的神采，可以想見她寬闊的胸襟，持事精進、重視時間的風格，更加深了我對上人的孺慕之情。五十二年我的學僧生活結束，想找我個磨鍊修學的道場，直覺地感到佛學院的修學方式是異於一般寺院道場的；但其中有何差異也說不上來。以當時的心境而言，只

上人教導我們的方式大多從執作中給予觀念，建立知見，有時甚至大聲喝斥，鮮少以課堂義解教導。

回顧親承教誨的歲月，上人予我很大的活動空間，讓我自由徜徉其中。

在興隆寺的最初幾年中，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大星「應允，讓我比手劃腳充當指導，我也樂陶陶的。上人給我嚴厲的棒喝是：「你的福報差，要多培福！」緣起於我剛到興隆寺時，一直覺得坐圓桌共食的飲食方式不如法，便食古不化地以為應依叢林「過堂」或「各食」的模式不可。因此，遊說大眾師改變習慣，採取符合叢林規矩又衛生的各食方式。待大家同意後，立即訂桌椅、買碗盤、分配行堂執事，大家都合作無間，一一完成了。

家？」上人回答我：「你不覺得她比上次進步很多了嗎？」日後對於我們的無知和倦怠，上人始終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與訓勉。對於上人攝受並成就弟子用功的涵養，當時的我，在意志與情感的接受上，限於智慧不足，只能以欽仰的心情納受。

上人主張僧人應過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興隆寺擁有兩甲水稻田，這是「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下碩果僅存的田地；護法李居士也發心贈田兩甲，租稅由他向政府繳納，耕作收成成就為養眾的米糧，如此一來，興隆寺便有四甲田地。當時台灣佛物資普遍窮乏，惟一解決之道是靠勞力，於是三十幾位比丘尼戴斗笠、穿圍裙、掛手套，戴月荷鋤、汗滴禾下的畫面即是我們的生活寫照。那段「看天吃飯」的日子至今仍清晰記得，春耕剛過，禾苗播種在翻過土的水田中，迎風舞弄著禾浪，遠觀是好看！最怕的是颱風過境的夜晚，秧苗被洪水淹沒，我們必須全副武裝「冒著風雨巡視每個水道，把水放走，這樣的工作直到我離開興隆寺才結束。

剛回到香光寺，便接到上人圓寂的噩耗，就在我歇息於涼亭時，上人永遠地離開課堂上

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我對台灣寺院的各種行事傳統，很難苟同。就以做佛事而言，若只是念經拜懺還可以去應一角。但是有時徹夜在信眾家齋天、做七送亡，有時搭壇佛事一做便是三五個日夜，隨俗人吃、住、要沾染惡習而難免。便經常思惟：於此種環境價格如何建立？最無法容忍的是在街上遊行，出家人的形象總是顯著的「鑲」在送葬的隊伍上。那時，我每做一場佛事下來，就會大哭抗議，別人可以忍受，我的心底就是不舒服，上人知道了，就叫執事人不要排我出去。

告訴大家：天乙法師是台灣比丘尼的楷模，不但福報大、德學兼優，最難得的是持戒莊嚴……當時佛學院的同學除心志法師外，還有幾位都是上人的弟子，因此心中便時常暗付：「天乙法師是否會來學院看望他們？」

想到少介入信眾應酬、經懺佛事、興建寺院即可。後來聽心志法師說上人是「新寺不設，舊寺不滅」，並不著力興建道場，又提起興隆寺也計劃要辦佛學院，心想不管什麼時候才辦，總可以從中學習，奉獻效勞，即欣然前往，這便是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有天我看「茶頭師」種不出菜蔬，因循大的一片菜園，土質是黏土，每次翻土異常辛苦，我便建議將菜園規劃成幾區，按住眾人數（扣除老菩薩）分畦，承上人「

要讀書，先把常住的執事領好。

我獎學金的兩位師長即是上人和東初老和尚，那也是我不必為註冊費發愁的惟一（下轉第六版）

我獎學金的兩位師長即是上人和東初老和尚，那也是我不必為註冊費發愁的惟一（下轉第六版）



天乙法師與弟子們合影於興隆寺（右四為悟因法師，後中為心志法師）

我（沒想到一個多月前的那句話：「這一切我將看不到了！」竟一語成讖。）而即使在捨離苦迫世間的當兒，上人仍然不忘拉我一把！上人涅槃已逾十一週年了，昔日的耳提面命還歷歷在目，只是欲報知遇深恩，益覺罔極！坦白地說，先師在世時雖聲名遠播，但十一年來，每要提筆述其德，卻總是一片惘然，不知如何發抒。真有道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緬懷十一載，讓我若有所悟——先師當日期勉我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正是行者應化世間的最佳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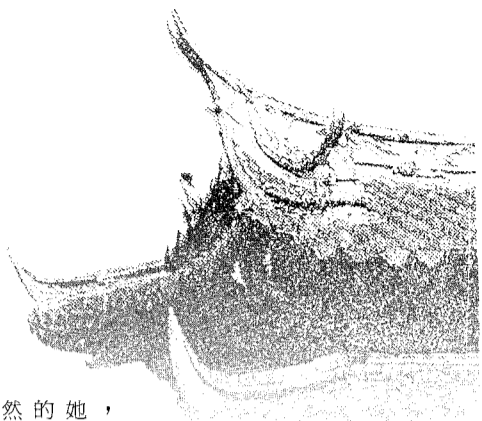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我親近上人的開始。



十一載追憶先師

利的學習機會，更有住持佛法的責任。因此，比丘尼不再只是齋姑，此乃上人深深引以為榮，終其一生最戒慎敬謹的大事。

生離死別使她體驗到生命的無常，她毅然決定出家。

由於她傑出的戒幢表現，在臺灣第二次戒壇中，就出任為引贊師父，負責引導尼眾新戒，也為白公老人的講戒擔任翻譯。民國五十二年以後，戒場的比丘尼戒便改由上人主講，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亦不吝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上承第五版）
個學期。五年後好不容易畢業，我怯怯地稟告上人，我有意前往佛教學校教書，上人鄭重地說：「挑稻穀換粗糠。」在上人的思想領域中，惟有潛心修行、努力弘法，才是真正值得花費畢生精力，全力以赴去經營的一件事，豈是一般學校書本可以取代，教書是在家人的事。但是求知的渴望一直鞭策著我，上人經不起我一再的央求，最後答應我去夏威夷求學，也提供一筆獎助學金。

每每念及過去種種成長過程，上人的提攜與砥礪，無疑是希望我更上層樓，其聲歎聲，猶歷歷在耳際，不曾因歲月飄逝有所淡忘。

出家後，上人很快就輔佐東山寺住持圓融法師整飭清規，重修殿宇，開拓屏東佛教的一片天地，其中當然是歷經各種磨練，以她未受具足戒能負起監院一職，算得上是年輕有為。
民國四十一年，台灣社會正百廢待舉，那年冬天，白公老人在大仙寺舉辦政府播遷來台後第一次傳戒。在那次戒壇上，上人、她的師父圓融法師與徒弟乙純法師同壇受具足戒，是她津津樂道的。因為早期台灣的出家人，受戒必須遠渡唐山，否則只有以「奇戒」的方式完成受戒，而在台灣受戒對台灣的僧尼而言，是開創性「身份」、「地位」的取得，尤其是尼眾得以出家受具足戒，這是修道受到正式認可的證明，也是得到僧團的承認，其背後實質的意義，包含著身、口、意以及見、戒、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和尙兼尼開堂師父。
二部僧中傳授比丘尼戒，是強調比丘尼先在尼僧十師前受完比丘尼戒，當夜再在比丘大僧十師中證明得戒，此乃佛制，是讓尼僧先完成階段性教授、審核，再由比丘大僧證明得戒。這種授戒的過程在以往男眾僧人居多的中國大陸不曾施行。台灣佛教則因女眾人數超出男眾數倍，且受戒人數年年有上漲的趨勢，才開始有二部僧中授戒的儀軌，第一次以此法傳戒的是在民國六十年的臨濟寺戒壇，既屬佛制，且有臨濟寺戒壇的先例，為何龍湖戒壇卻會挫折養生呢？是因地點在龍湖處？還是由於戒會由上人負責的關係？抑或是教界沒有共識，因緣尚未成熟？或只純屬上人獨特的見解？上人最堅持的是什麼？

記憶中這一年上人馬不停蹄地在南北各道場穿梭著，悟因問或隨侍，親炙上人面對艱難時百折不撓、堅毅卓絕的一面。但這一切都超過她體能的負擔，終於在七月時，上人累倒了，臥病住院了一段時間，等到十月戒場一開鑼，上人依舊撐著顛危的腳步走上戒壇，三十幾天的戒期中，指揮若定，揮灑自如，直到圓滿，著實令人捏了一把冷汗，不過上人也鑑於健康狀況日差，從此不再參與戒場的工作。
事後，上人曾與悟因檢討著：她不會在自己的道場，傳授過一次出家戒或在戒壇，上人說：「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是我最初關心的，參與戒場的工作，我只想盡一份心，至於佛教事業有人發心做，我個人就很感激了！」上人在蒙選中透露的堅持，應是發自於他內心的這份信念吧！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上人會說：「如法如律的比丘尼是我最初關心的。」

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上人的愛與護，教導之真切，莫此為甚！
不患無廟，只患沒有人才。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其一生住持道場皆是應聘前往，因上人以為舊寺是祖師大德及前人辛勤建構的香火，應使其綿延接續，與其用力自基礎開始，寧可與復光輝舊有的香火，這種傳承的信念便構成上人不設新道場的原則。但是這些舊道場在廣續遞傳中，當然也接受了時空因緣的包袱、人事的糾葛、財務的處理等種種問題，上人倒是情願承受這一切，「願為佛家奴」這是上人常說的話，「路是人走出來的」這些想法深深地指引著我們。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近年由於大社會的遽變，佛門裡某些觀念與作法，也隨著世態潮流正快速轉變中，這是世間無常的寫照，但上人「貴知見」、「弘傳佛法，實無旁貸」的信念早已成為我們奉行的座右銘！
十一載追憶 上人的行誼，知之行之，終生無怨無悔，為眾生而活！今日、後世，上人的一襲衲衣，永遠新亮地挺立在我們的心中。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天乙法師做事氣度恢宏、果決；然而說話卻是溫雅而又嚴肅的。我一聽到他去世的消息，立即擬好一副聯聯：「勇敢有為，不啻男身真俊傑；直言仗義，奚非女道大英雄」。舉一事證明……三人（戒德、默如、天乙法師）到了大覺寺，慈露和我們相見時，只向戒德法師頂禮，沒說幾句話，到廚室招呼點心。天乙法師跟隨去說：「你怎麼不拜師父呢？要去頂禮」。慈露因天乙這一來，立即到佛殿來說：「頂禮師父」，屈身一拜。又說：「剛才沒有拜師父，所以來補拜的」。星雲、慈露、煮雲三公，常在南部做五戒三師的，天乙法師竟有這樣大的勇氣和果斷的精神，以比丘尼身來屈伏大女身，不啻觀音菩薩現女身，可欽！可敬！（69年3月，中國佛教24卷第6期）

佛陀當初真的不贊許女子加入僧團嗎？

每次戒期圓滿，常住或信眾供養上人的銀金，上人往往在戒期中便分發殆盡，大部分是發心某大德要建放生池，某道場欲蓋大雄寶殿、塑佛像、印經書，某出版社將成立，某佛學院學僧待認養、資助，皆悉罄盡才回寺，同時也襄助當時台灣佛教事業的發展。
記得民國六十年，某佛教雜誌社剛成立，上人允諾長期資助，當時我任圓通學苑監院，雜誌社辦事人員每月到圓通學苑收款五百元，都由我支付。那時因佛教會理監事意見相左，理事長被波及，這份雜誌刊登批評理事的文章，白公老人一知這份雜誌的長期支持者竟是人時，會對著上人和我大聲責罵：「你們還沒有為我的『中國佛教』雜誌出過一個錢，卻出錢幫別人攻我。」這件事是我們始料所及？當我應邀籌備佛教會禮堂時，理事長惟覺老和尚便常津津樂道那段經驗：「當初我縣政府將會館祇園講堂土地發還給佛教，要佛教支會購買，我一時籌不出這麼一大筆錢，只好向教界募集募化，出錢最多也最熱心，一簽十萬，馬上送到的是你師父。」事實上，長老對上人的懷念，仍然一直縈繞在對其弟子的護持中。

一襲衲衣永在心
近年由於大社會的遽變，佛門裡某些觀念與作法，也隨著世態潮流正快速轉變中，這是世間無常的寫照，但上人「貴知見」、「弘傳佛法，實無旁貸」的信念早已成為我們奉行的座右銘！
十一載追憶 上人的行誼，知之行之，終生無怨無悔，為眾生而活！今日、後世，上人的一襲衲衣，永遠新亮地挺立在我們的心中。

默如法師
勇敢有為，直言仗義

中憶記在活遠永
師法乙天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

尼戒由尼眾宣講，其貼切自是不可言喻，上人像燈塔般，為比丘尼樹立典範。